

■闲情逸致

午间遛弯儿

○赵超

北京的秋日是最美的。湛蓝天,红枫叶,黄杏叶,琉璃瓦,以及扑面而来的浓郁历史文化气息。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大多有午饭后遛弯儿的雅兴,一来上午忙活了半天,出来活动一下筋骨,二来可继续着办公室的话题,可谓休闲办公两不误啊。

常遛着弯儿不厌倦,其实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最高法院位居沧桑的东交民巷,附近有极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热闹的前门外大街,幽静的中山公园,各种展览的国家博物馆……若有心探寻,每天溜达一处,可几个月不重复。这也是在最高法院工作最大的福利了,毕竟脑力劳动的强度太大了,适时舒缓大脑,显得尤为必要。

■情感絮语

栀子花开

○姚崎锋

当年,在这个镇上的高中,新生有三个班级,我与她一个班,她是班长。她修长的身段,瓜子脸,扎个马尾,是校花的那种。她喜欢当主持人,性格有些泼辣,训起人来不留情,调皮捣蛋的男生都有些怕她。

那时的我,胆小而忧郁,喜欢把一些心事写进作文里。老师也经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本。一堂作文课上,老师让我上台读我的一篇周记,我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后边的同学说听不太清。她突然大声地说,声音重一点,男子汉害什么羞!老师和同学们都乐了,我的脸涨得通红。

转眼,到了学期末,班里要组织一次小型晚会,她是当仁不让的女主持人。男主持人呢?班里有几个口才不错的男生,平时总是叽叽喳喳个不停,还时常顶撞她的班长管理职权,看起来似乎不太合她的心意。班会课上,她提出大家投票选举男主持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向老师推荐了三个同学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我。在一片嘈杂声中,无记名投票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是我排在第一,这可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她回头偷偷看了我一下,面带微笑,好像很满意这个结果。真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课后,我带着不解,似乎也带着些埋怨:怎么把我的名字也报上去了。她看着我,笑

有这样的条件,饭后若无紧要的事,我也会加入遛弯大“军”。看似遛弯儿闲聊,却也能让你感悟着,且常在记忆中浮现。

从最高法院大门出来,往南走一千多米,再往东溜达一段,就到了西打磨厂街46号的乐家老宅。一直很喜欢电视剧《大宅门》,便想一睹真正的大宅门。剧中百草厅的原型其实是享誉中外的同仁堂,它的东家并不姓白,而姓乐;剧中的二奶奶白文氏和七爷白景琦等人物虽有原型,但还是经过了艺术加工。估摸着,作为清朝专事供奉御药的乐家,显赫几世,人家大业大,宅院想必气派非凡,用料考究。这也是吸引我的最大所在。现实是,公私合营的同仁堂在1959年需要建立制药厂,乐家便将

西打磨厂街的住宅让出,建成了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如今,同仁堂医院门诊也在此。历经沧桑的百年风雨大宅门,现今剩下的建筑主要就是一栋二层小楼,掩门望去,不禁令人唏嘘。但乐家树立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之古训,历代流传,远播海外,堪称当今中华制药精神的典范,光华永世。

离乐家老宅不远处有个园子,那是芦草园,我们常去那里遛弯。在杭州西湖畔生活了二十多年,亭台楼阁和绿水缠绕之景早已见惯,芦草园的小桥流水、廊亭人家并不足以令我流连,而此寻常之处却让我留恋,这也应了常言:“景色无所谓,看和谁在一起。”

第一次去芦草园,是和陈

现杰老师一起去遛弯儿的。陈老师是我老师的同学,我们认识多年了。那天吃过午饭,见阳光明媚,他便兴致勃勃地带我出门往南走,边遛边介绍,此地也称三里河,却非西城钓鱼台的三里河,是因此处水系距正阳门恰三里而得名,更是北京核心区域鲜有的闹市中的取静之地,适宜仨俩好友相约闲聊漫步。

在一面墙前,有一段介绍芦草园的文字,陈老师逐字逐句地念出声来:“芦草园即坊巷胡同集之芦苇园也,盖前明积草之地,故其北草厂诸胡同皆以是名。明桂萼文襄集:今天坛北芦苇园、草场九条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似乎念给我听,似乎进入了神游状。

那天下午我俩都有会议,遛了没一会儿,便疾步返

回。刚一落座,陈老师通过微信给我发来刚在芦草园拍摄的多张照片。过几日,他又作诗文一首:

自正义路南口南行向西二三里许,大栅栏以东,正阳门迤南,即入长巷头条重革之芦草园。亭午小憩,棠阴掣身,信步至此,不无观花击竹、豁目赏心之乐。披襟而愠解,神清知风来,遂使烦囂尽涤,尘虑全消;于冥搜俯仰之际,乃成韵两章,辞曰:

【一】
迢迢前门外,缘溪曲径长。竹轩临水岸,端石布鱼梁。琴按泉声咽,风吹菱荷香。劳生小掣案,一霎得清凉。

【二】
碧玉随流水,栈桥过苇塘。繁花闲踟蹰,绿树自徜徉。鱼戏娟娟乐,风回故故香。悠然尘世外,即此是梯航。



有束光

郭建生 摄

■直接真相

谈糖色变

○王珍

午休,我和一群姐妹们正叽叽喳喳地说些家长里短的女人话题。

单位里一保安过来,随手在我的桌子上扔下一把糖。大家想都没想每人抢了一颗就塞进了嘴里。

我最爱吃糖,并且很习惯于咀嚼软糖。但那天没有嚼出我享受的奶香甜味,而是一股刺激呛人的肥皂味道!

我正想吐出来,却看到那保安“贼眉鼠眼”地用诡异的目光在姐妹们脸上扫描。我立刻明白了——那小子拿了糖给大家吃的目的,就是希望看到那个吃到肥皂做的假冒糖时的难堪样子。

真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不能让他得逞!

我极力忍住恶心,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而其他的姐妹们当然更是嘴巴甜甜地有说有笑,终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嘛,还在那里肉麻地夸那保安长得帅又慷慨。

保安笑着看了半天,没有一个女人变色翻脸就开始怀疑他自己造假的水平,还颇有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绝望,很没趣地走开了。

我立刻悄无声息地跑去洗手间拼命地漱口,那满嘴的肥皂泡呵,我跑到医院里洗胃的心思都有了。

我一腔愤恨,却又无处投诉,都怨自己这双手啊,怎么就这么霉呢?像中了“头奖”一样呢。一时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把满腔的“苦大仇深”埋藏在心中了。也算是体验了一回“卧薪尝胆”和“忍辱负重”吧。

我想,我不是个大度的女人,因为我老寻思着要报仇雪恨。

大约半个月后,总算等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夏日,一场特大暴雨突如其来。我正在总机房为接线员替班(大学毕业那会儿我曾是一家企业的工会办公室待过,常常是总机接线员、播音员、宣传、翻译、老师等什么活儿都干点)。

■笔随心动

腊月抒怀

○历守龙

当我们把日历翻到腊月初一,就犹如闻到了春的气息。于是,我们带着昨天沉甸甸的收获和对明天热乎乎的希望,大步踏进了腊月风景线。啊,腊月,是日月轮回的驿站。腊月,是连接春天的红飘带。腊月里,有风、霜、冰、雪,但属于我们的腊月风景线上,有花、香、果、色。

腊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却又情感思念最热烈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山峦、田野一片萧条、孤寂,然而,我们的心头却是阳光明媚百花开,吉祥如意幸福来。看,那激荡着情感潮水的一张张新年贺卡,手机里那凝结着满腔深情的一句句短信、微信,还有那广播里、电视里一曲曲《好运来》,怎能不令我们热血沸腾乐开怀?

腊月啊,拥挤的腊月,在人们的脸上写满了一个“忙”字。大家趁着最后一滴冬雨尚未滴在岁尾的日历上之际,赶快把应该做而未做完的事情,统统抓紧做完。于是,腊月,在拥挤中凸现出热闹,在纷繁中勃发出生机,在匆忙中张扬着生命的活力。

腊月里,去逛逛超市、商店和集市,那又是另一番享受。各商家“迎接新年大促销”活动,使得原来活跃的商场更加活跃。各色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会令你目不暇接。即使你不买东

我一个电话挂到那保安那儿:快快快,不好了,你弟弟正在门口和三个拿刀的人打架呢,就要出人命了,你快去看看吧!

我窃笑着,可以感觉到他那张变了色的猪肝脸。

果然,透过窗玻璃,看着他不顾一切地在暴雨中抱头鼠窜去了门外。一会儿又见他气急败坏地狂奔而来,跑得像一头被迫杀的困兽。

随后,像水鬼一样的他,来不及处理滴水的头发和湿透的衣衫,拨电话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总机,刚刚是谁给我打的电话?”我像那天吃肥皂一样,佯装平静:“不是很清楚,一个外线电话呀。”

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的一次恶作剧买了单。而我也为仇恨而牺牲了一段美好的光阴。

虽然当时觉得自己那个利用职权的谎言和那个保安的恶作剧应该算旗鼓相当的,但还是很长一段时间担忧东窗事发。毕竟他做假糖骗人并没有针对谁,而我却只针对他,且他坏在明里,我却在暗中使坏。

我无法预料,假如他识透了我的险恶用心,会不会以更阴险恶劣的方式来冤冤相报?或许会因为一颗肥皂糖而引发一场血案?

其实这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无论是如今玩手机玩微信地虚构,还是当年面对面地玩真的,恶作剧这个剧种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如果恶作剧不是真恶,能把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如果再加一点创意和幽默感,完全可以成为生活的调味品,还有可能让人于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增加智慧和胆识,达到吃小亏以后不吃大亏的功效。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喜欢搞恶作剧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受人欢迎的开心果,也有一些是众人痛恨的坏蛋,区别也许就在于度。过了度,玩笑就是灾难。

■当代生活

扫一扫吧

○孙昌建

带一本书去旅行,好像一下子成了遥远的事情,甚至住几天饭店也可一刻不开电视。前者是不习惯看书了,后者是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

但是手机是须臾不离手的,无论是摇一摇还是扫一扫,微信成了最热门的成人玩具,大家见面都说“加一下吧”,这比早年加QQ还要热门。如果说QQ在十多年前主要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话,那我觉得微信好像是中年人玩得更多了。仔细一想,从博客到微博,不过两年;从微博到微信,也不过两年。我等喜新厌旧是何等地与时俱进,这我就不便评价了。说微信是成人的玩具,那就什么都可以玩了,而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倒还是阅读。只不过,读的都是朋友或原创或二手三手乃至N手的图文,既有小清新也有重口味,诸如家国情怀,愤世嫉俗,花草狗猫,且图文并茂。反正早上睁开眼晴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去看微信,好像很牵肠挂肚似的,有点夜半三更盼天明的味道。她赞你一人,你自然也要赞她一个的,包括赞她昨天晚餐拍的那盘甜品。这么一来,眼睛就有得忙了,无论走路还是坐车,抑或开会或与人聊天。我也时不时见人瞥一眼手机视频的,人们好像一下子忘了生存四周的境况,却十分专注于这一方视频世界,好像文字从这个地方出来,才是正宗的。于是便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张冠李戴,真假莫辨。

比如我们都很喜欢读点名人名言的,尤其是人到中年,不来点文化好像心里就痒痒的。而在微信阅读中,这名人名言便也有不少的“原创”,莫言不是拿了诺贝尔奖吗,好吧,让他说一段余秋雨式的谈文化的话;张爱玲不是很厉害吗,就让她来一段于丹式的话。至于王朔、白岩松和崔永元,那都是出镜率颇高的,当然他们的

主要任务就是骂人,这正如于丹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人。当然,“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是少不了的,因此林徽因的话是转载率最高的。事实上更多的人只是看过林的几张照片,听说过她被几个极品男人所爱的轶事,由此便也成了个话题。是啊,爱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啊,我们现在一个短信一个表情符号,包括一条微信都可表达爱意的,但是你所渴望的爱却并没有到来。这也可以打个比方:要么此处没有信号,要么你不知登录密码。那么好,最后只好看看名人名言,纵有男盗女娼之念头,好像微信一看,如照妖镜一照,便自惭形秽,更不要提那些励志的企管的星座的健康养生的脑筋急转弯的……我会突然觉得,啊呀,这满世界全是才子佳人啊。你看一到上下班高峰的公交车上,那是香喷喷和臭烘烘兼而有之。本来就挤了,现在车上人手一个手机,且都撑

开手臂的,这不就占了更大的空间了吗?

事实上潜意识里人人都想成为莫言和张爱玲,人人都想成为林徽因和白岩松,或者就干脆自己以为就是呀。而借汝之名以传授某种东西,正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一样的道理。再说了,这世界有太多的同名同姓,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正如我前些天去某个农家乐,看到墙上有诗人李白的一首五绝,内容就是写这个农家乐的。我于是便开始了“百度”,甚至托人去找《全唐诗》,于是我就只好对人说,这是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写的,我就不说这是唐朝的李白写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于丹”,很可能是个保洁员;你所知道的“林徽因”,有可能是在机关上班的。

这就是现实,这也是理想,而手机和微信,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把扫帚。我们指望它能飞起来,而再怎么样地飞,还是得有个落地的